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清代史料筆記

古夫于亭雜錄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陳東林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古夫子事雜錄

〔清〕王士樞撰

趙伯陶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廠印刷

850×1188毫米1/32·55/8印張·89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數 2301—8300 冊 定價：10.00 元

ISBN 7—101—00382—6/K·171

前 言

「古夫于亭雜錄」又名「夫于亭雜錄」，是清代著名詩人王士禛的一部筆記著作。

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二），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晚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屬山東淄博市桓台縣）人。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王士禛二十二歲會試中式，順治十五年補行殿試，中二甲第三十六名進士。歷官揚州推官、禮部主事、戶部郎中、翰林院侍讀、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因王五、吳謙獄失察，罷刑部尚書，還鄉閑居，從事著述，直至去世，終年七十八歲。卒後，因避雍正皇帝胤禛御諱，追改名爲「士正」。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追謚文簡，三十九年又以「正」字與原名不相近，詔改「士禛」。

「古夫于亭雜錄」即是王士禛罷官里居後所撰，其自序謂此書「無凡例，無次第，故曰雜錄」，又云：「所居魚子山下有魚子水……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據該自序所述，「香祖筆記續成於康熙乙酉（一七〇五）」，「雜錄」撰寫於此之後，當開始於是年。考「雜錄」中「張復我編修」一條（見卷五第二九三條），內有「今又三年戊子」之語，戊子是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可知此書之殺青不會早於是年。「分甘餘話」是王士禛晚年的另一部筆記著作，有寫於己丑臘月的自序，

但該書卷四記宋舉一條，內有「庚寅六月，宋太宰牧仲書來」之語。庚寅是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己丑則是其前一年，即一七〇九年，據此可知，「分甘餘話」的自序並非全書殺青之後所寫，而是作者撰寫全書之初或中途的手筆。按照作者一般不會同時寫作兩部體裁相同、性質相近的筆記的常例，「雜錄」全部完成的時間不會遲於一七〇九年上半年。此外，大約寫於戊子（一七〇八）秋冬間的「漁洋詩話」自序，也提到「夫于亭雜錄」，而未言及「分甘餘話」，據上述可以推定「古夫于亭雜錄」的寫作從一七〇五年到一七〇八年，最遲不過一七〇九年的上半年，共化費了四年左右的時間。

「古夫于亭雜錄」與作者的另外四部筆記「居易錄」、「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分甘餘話」屬於同一性質，「四庫全書總目」把它們一律收入「子部雜家類」。「雜錄」共有三百四十餘條筆記，內容極為廣泛，舉凡詩歌品評、書畫鑒賞、字義辨析、雜史小考、典章制度、人情事理、文人軼事、奇談異聞、醫道藥方乃至書信往還都有涉及，幾乎無所不有。王士禛於錢謙益身後執清初詩壇之牛耳，論詩標舉神韻，他的詩學主張在這部筆記中多有體現。如言晉人嵇康、謝朓、何遜佳句妙在象外，讀者當以神會（見卷二第七五條「晉人佳句」），論「詩・蒹葭」等作言盡意不盡（見卷二第七六條「言盡意不盡」），謂學古人勿襲形模，正當尋其文外獨絕處（見卷六第三十四條「勿襲形模」），這些見解揭示了他所倡導的神韻說的內質，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不無啓發。「點金

成鐵」（見卷三第一五八條）反對將古人與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的詩句妄加點竄，點金成鐵；「畫鍾馗」（見卷一第三六條）則觸類旁通，寓詩於畫，言簡意賅，「詩品外譜」（見卷五第二五五條）指出鍾嶸《詩品》「九品論人，七略裁士」偏頗之處，認為將曹操置於下品是「位置顛錯，黑白淆訛」。這些議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的詩學觀，識見甚高。「四庫全書總目」對《雜錄》有「品題諸詩，亦皆極當」的評價，極中肯綮。

《雜錄》中還有言及佛經數條，表現了一個封建文人的膽識。如「普曜經誕妄」（見卷三第一六〇條）、「釋氏書」、「布施」、「佛如麻葦」（見卷五第二八七、二八八、二八九條）諸議論，或從實質，或從邏輯上直斥佛經之妄，並時時出以諧語，令讀者解頤。在雜史小考方面，王士禛亦不乏真知灼見。如言《疑耀》一書作者非李贊（見卷六末條），《四庫全書總目》即吸收了這一考證，並加以補充，寫入《疑耀》一書的提要，改題張萱為作者。以後雖經余嘉錫先生考證，《疑耀》作者問題並非王士禛首次提出（見《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五），但從中我們仍能窺見王士禛讀書細心之處。除此之外，《雜錄》辨劉表碑非蔡邕作（見卷二第七七條「劉鎮南碑」），辨《劇談錄》元稹見李賀之妄（見卷二第一一二條「元稹李賀」），辨《丹鉛錄》載蘇軾詞之謬（見卷三第一五六條「辨東坡詞」），辨唐彥謙誤咏齊文惠太子宮人（見卷六第三四三條「唐彥謙詩」）等考辨，《四庫全書總目》業已指出，並稱譽王士禛「引據精核」，恕不一一例舉。

王士禛畢竟是一代詩宗，其功力不在考據之學，《雜錄》中有一些條目就暴露了作者在這方面的弱點。《四庫全書總目》指出了他輕信小說與附會經意數條，並在孫奕《履齋示兒編》一書提要中說該書「雜引衆說，往往曼衍，又徵據既繁，時有筆誤……王士禛《古夫子亭雜錄》深取之，實亦附會之論」。這個評價是公允的。「章句」（見卷四第二二九條）據《示兒編》轉引《毛詩正義·關雎·孔疏》，《示兒編》誤書孔穎達作孔安國，王士禛未加深考，承襲了這一明顯錯誤，即是《毛詩正義·關雎·孔疏》的錯。《示兒編》誤書孔穎達作孔安國，王士禛未加深考，承襲了這一明顯錯誤，即是《毛詩正義·關雎·孔疏》的錯。李慈銘曾針對《居易錄》一書說：「阮亨藏書頗夥，一時往還皆博雅勝流，故見聞既廣，議論皆有本末。其於集部致力最深，《四庫提要》多取之，唯於經學太淺，又其時目錄之學未盛，往往有失之眉睫可笑者。」（見《越縵堂讀書記·光緒戊子十一月十六日記》）用此論衡量《古夫子亭雜錄》一書亦很得當。然而《雜錄》中某些涉及集部的考辨也間有失實的地方。如「竹坡詩話」（見卷四第二〇八條）誤記原書中「李石」爲「李白」，致使考辨無的放矢，變得毫無意義。「紫微詩話」（見卷四第二一二條）認爲張子厚詩「庾亮何勞惜薤根」句乃用庾果之「三韭二十七」的掌故，與庾亮無涉，其實「畝薤留白」正是庾亮事，見《世說新語·儉嗇》，與庾果之事毫不相關。張詩用典無誤，王士禛批評失考。諸如此類的錯誤，《雜錄》還有一些，如「神女樓」（見卷五第二九五條）將《史記》所載趙武靈王游大陵（在今山西文水縣附近），夢處女賦詩一事，附會成發生於定府隆平縣（漢之廣阿，隋析置大陸縣，即今河北隆堯縣）之事，顯然搞混了地名。

「雜錄」中其他一些失考或不够精當之處，可參見本書附錄中所收「四庫全書總目」及胡玉
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一書引張宗泰「所學集」的一段文字，細心讀者自能一一辨識。

王士禛所撰幾部筆記，有某些內容相互重複。「雜錄」中一些條目即與「居易錄」、「池北偶
談」、「香祖筆記」中的某些條目內容相近，如「雜錄」卷二第七八條「譏武則天」，與「香祖筆記」卷
十一中一條略同；「雜錄」卷二第八二條「黃巢墓」則可參見「池北偶談」卷二十四「黃巢」一條內
容，或此略而彼詳，或可相互發明，對讀者不無益處。但有的重複則是多餘的，如「雜錄」卷六第
三三二條「治中風」與「香祖筆記」卷七中一條相同，一治病偏方，反復載記，實無必要。

總而言之，「古夫于亭雜錄」是一部雜記瑣聞類的筆記，不能視爲學術筆記。「雜錄」中有關
詩歌創作、鑒賞的一些內容，獨具只眼，可稱是這部筆記的精華所在。其他一些內容的條目，若
細心尋繹，也能發現不少有價值的見解，這正是我們整理王士禛這部筆記的目的。

「古夫于亭雜錄」的最早刊本爲康熙間所梓，有五卷本與六卷本之別。兩種刊本所載條目
數量略有參差，編次不同，文字亦有小異。六卷本前有王士禛自序一篇，共收筆記三百四十六
條，五卷本前無王士禛自序，共收筆記三百四十七條半。六卷本卷一第五四條「追贈父母」與卷
五第二九七條「何采」後半部一百一十九字，爲五卷本所無。五卷本則比六卷本多出「畢亨父
子」、「舊人新人」、「帽套」三條（分別見五卷本卷二、卷三）。「四庫全書總目」著錄者爲兩江總督

呈進的六卷本，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據以鈔錄的本子却是五卷本（見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七〇冊）。四庫本刪削甚多，如錢謙益著述於乾隆間遭禁燬，四庫本將有關他的文字或條目概行刪削，加之校勘不精，筆誤甚多，實不足為據。但四庫本保留有俞兆晟序一篇，可資考證。

六卷本除原刊者外，尚有范遼（一六八三——一七二八）廣陵刊本，內有范遼刻夫于亭雜錄附記一文，內云：「庚寅春，余隨侍南歸，過濟南拜漁洋先生於里第……先生見示夫于亭筆記……而此六卷尚闕流布，乃攜歸刻之廣陵，以饗遠近慕好者之意。其卷冊先後一仍原本，不敢妄加排纂。」從該刊本避諱字與范遼生活年代推斷，廣陵本亦是梓於康熙年間者，僅比原刊本稍晚而已。與原刊六卷本相校，廣陵本僅校改了原卷二第一二三條「犀帶」末一字，並挖去卷五第二九七條「何采」中「故相」、「丞相」四字，似是恐觸時諱而然。廣陵本的校勘比較嚴謹。廣陵本之後，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又有仁和葛元煦（嘯園叢書）本《古夫于亭雜錄》行世，其所用底本即是廣陵本，但魯魚豕亥，錯訛頗多，不足為據。此外，《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尚著錄有「上海新刻小字本」一種。五卷本除原刊者外，未見重梓。

五卷本與六卷本有何種關係？比較兩種原刊本，其行款均為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唯六卷本中縫題「夫于亭雜錄」，而五卷本中縫題「古夫于亭雜錄」。二本「漢、弘、曆」三字均不諱，「玄」

缺末筆或作「元」，可見都是康熙間刊本無疑。這兩種原刊本，傳世無多。從四庫本所錄俞兆晟寫於康熙辛丑（一七二一）的序可知，五卷本早已雕板，板藏王士禛門人蔣仁錫（字靜山）家，蔣過世後，俞兆晟「亟取歸，補其殘缺，使復完好」。又據王士禛自序「偶然有獲，往往從枕上躍起書之」之語，可知『雜錄』並非一開始就訂為六卷，五卷本恰是作者定稿之前的本子，全書寫成後，這個本子隨即流傳於友朋之間，並有刻板梓行之舉。不久，作者又對原稿重加釐定，將五卷劃分為六卷，並寫了自序，所謂「積成六卷」之語本此。作者定稿中刪去「舊人新人」、「帽套」兩條，可能是懼其內容有犯清廷之忌，刪去「畢享父子」一條，則是因其內容與卷三第一四五條「王世貞筆記三則」有所重複。嗣後又追加「追贈父母」一條，繫鈔錄自『燕翼胎謀錄』卷二「許封本生父母」與卷四「報叔父母恩封贈」兩條，置於卷一，增加了「何采」一條的內容。

從兩本所存異文看，互有優劣。六卷本優於五卷本者，如卷二第六八條「新唐書刊削詔令」有「史近古對偶宜」一句，五卷本作「史近古不對偶」，該句引自『宋景文筆記』，經核，六卷本是。五卷本優於六卷本者，如卷二第七二條「焉焉單名」中有「唐有丘焉，南唐有江焉、張焉」，『四庫全書總目』指出：「以張焉為南唐人，亦失於考核。」而五卷本中該條「張焉」適在「丘焉」之下、「南唐」之上，本不誤，顯然是六卷本傳抄致訛。此外，從兩本的編次可以尋覓五卷劃分為六卷的線索，讀者若將兩本仔細比較，自能發現，不再贅言。

因六卷本是作者最後釐定者，並寫有自序，所以整理《古夫子亭雜錄》即以六卷原刊本爲底本，以五卷原刊本爲校本，並參校廣陵本。凡底本是，校本誤者，不改亦不出校；底本誤，校本是者，改正後出校。校本中有價值的異文可資讀者參考者，不改原文，但出校。異體字、避諱字、明顯版刻錯字均徑改，不出校。五卷本多出六卷本的三條，作爲補遺附於卷末。《雜錄》引用前人筆記、史乘的條目頗多，引文書篇名明顯錯訛者，不改，但出校。作者引文多爲節取，只要文字相差無多，符合原文意思，爲便於讀者閱讀，引文均斟酌加標引號，以與作者之語分開。爲了使廣大讀者便於利用此書，整理過程中給每一條筆記均酌情擬有題目，并標序號，以利查找。底本以外的本書序跋與《四庫全書總目》等有關評論文字亦作爲附錄收於本書之末。

由於整理者水平有限，點校過程中錯誤在所難免，尚祈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趙伯陶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古夫于亭雜錄序

余居京師四十年，前後撰錄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易錄》三十四卷，既刻之闔，刻之東粵矣。辛巳請急，五月還都，歷壬午、癸未，逮甲申之秋，復有《香祖筆記》八卷。是歲冬，罷歸田里，迄明年乙酉，續成四卷，通十二卷，又刻之吳門。余老矣，目昏眵不能視書，跬步需杖。白日坐未久，即欠伸思卧，詎復勞神於泓穎之間，以千老氏之戒。然遣悶送日，非書不可，偶然有獲，往往從枕上躍起書之，積成六卷，無凡例，無次第，故曰「雜錄」。所居魚子山下有魚子水，酈氏所謂「瀧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即陳仲子之所隱者也」。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漁洋老人自序。

古夫于亭雜錄目錄

古夫于亭雜錄序（王士禛）

卷一

1 製裘本字	1	9 覺範詩	5
2 蘇過書法	一	10 徐文長詩欠雅馴	五
3 何家奇石	二	11 藥名譜	六
4 東坡畫彌勒	二	12 羣芳譜	六
5 千言山	二	13 鰣鬚簾	六
6 徐世溥	三	14 湖熟菜	七
7 龍王造宮殿	三	15 鐵券歎	八
8 趙南星集	四	16 建文鐘	八
	九	17 汪于鼎	八
	八	18 會試考官	八
	八	19 東坡論戰國士	九

20	文心雕龍史通訓故	九	34	彈棋藏釣	十四
21	程嘉燧選中州集	九	35	跳脫	十四
22	程史取名	一〇	36	畫鍾馗	十四
23	鉤弋夫人	一〇	37	龔萬二郎中	五
24	百歲耆民	一〇	38	文章遲速	五
25	廝役高壽	一	39	邊鸞丹青	六
26	詞牌改名	一	40	藥方	六
27	御史反覆	一	41	靛水治噎	六
28	白銀樹	三	42	人參愈疾	七
29	木蘭舟	三	43	須考典故	七
30	女珊瑚	三	44	命婦八階	六
31	鹿尾	三	45	西漢墓銘	六
32	馬戴行誼	六	46	白居易集	六
33	玉雕物	三	宋祁詩	六	

上元中元下元	48
五經中式	49
舉人公券	50
捐納爲官	51
鐵錢	52
御筆改名	53
追贈父母	54
宋宗正司	55
唐書明史	56
兩周甲子	57
公署方位	58
螺中出蜂	59
白玉寶物	60
宋代賜御書	61
御書賜臣	63
受辛解	64
古文刻書	65
論鄭風衛風	66
左傳賦詩	67
五帝二王	62
五經	68
六	69
七	70
八	71
九	72
十	73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卷二

新唐書刊削詔令	68
乩字解	69
說文繫傳	70
焉爲單名	72
生象	73
五帝二王	62
五經	68
六	69
七	70
八	71
九	72
十	73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74	雅人深致	三〇	88	張易	三五
75	晉人佳句	三〇	89	先太師刻書	三五
76	言盡意不盡	三一	90	宋武帝廟詩	三六
77	劉鎮南碑	三一	91	詩用虛字	三六
78	譏武則天	三一	92	王欽若	三七
79	五木呼盧	三一	93	老成典型	三七
80	馬嵬乃人名	三一	94	吟詩送別	三八
81	唐馮紹正	三一	95	鬪將史萬歲	三八
82	黃巢墓	三一	96	房豹考	三八
83	王安石	三一	97	周羅喉能詩	三九
84	中州集	三四	98	稱父爲哥	三九
85	劉澄甫	三四	99	司馬光家僕	三九
86	鯀禹化熊	三四	100	玉堂	四〇
87	宋槩南唐書	三五			
101	東坡寄參詩	四〇			

102	皮陸唱和人參	四〇
103	東坡詠人參	四一
104	錢起紫參歌	四一
105	周段詠人參	四二
106	馬文祭僕	四二
107	帖黃	四二
108	四朝風氣	四三
109	趙璧善彈五絃	四三
110	鳳頭枕	四三
111	元稹李賀	四三
112	鄭娘記藥方	四四
113	解河豚毒	四五
114	龐居士湖	四五
115	陳去非語	四五

116	陶宗儀疏謬	四五
117	論諸葛亮	四五
118	論伯夷叔齊	四六
119	論溫嶠	四六
120	論梁武帝	四七
121	論詩經	四七
122	人參果	四七
123	犀帶	四八
124	論韓蘇好士	四八
125	白玉佛	四八
126	王惠	四八
127	獨孤后之妬	四九
128	進士	四九
129	南北科道	四九

會試錄.....
吾

揭僕斯書法.....
吾

留耕園靈驗.....
吾

西岩寺穴.....
吾

六朝樂府.....
吾

同官同姓.....
吾

知人實難.....
吾

何真賞罰.....
吾

印石.....
吾

林瀚.....
吾

王道論朱子.....
吾

南明補謚議.....
吾

鄧艾廟.....
吾

143	邊貢四絕句..... 吾
144	正字避諱..... 吾
145	王世貞筆記三則..... 吾
146	張綵..... 吾
147	王雲鳳..... 吾
148	張雄杖父..... 吾
149	錢寧家寶..... 吾
150	聯語解頤..... 吾
151	山東鄉試..... 吾
152	汎讀音..... 吾
153	律詩作法..... 吾
154	梅林之義..... 吾

卷三